

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“叶落东成海，山寒蜀道行；行人一生里，不曾倦边兵。”

翻开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官兵的原创诗集《诗与远方》，官兵们撰写的一首首小诗深深吸引着记者的目光。

这个中队负责国家重要物资的押运工作。执勤之余，他们用诗歌记录生活，在诗歌中寄托生活信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。

诗以言志。诗歌本质上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与超越。“生活不止眼前，还有诗和远方。”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，成为这本原创诗集的名字来源。

一级上士李文斌是中队兵龄最长的押运兵，也是中队最早几个写诗的人之一。

“总要给自己找点事做吧。”站在车厢边，望向车窗外，李文斌在诗歌里描绘看到的景色，“天地间白茫茫一片/寒风刺骨，雪花漫天/顺着列车缝隙，肆无忌惮地直往车厢里灌”；也在诗歌里记录战友们的样子，“狭小的车厢成了冰窖/大衣绒帽不抵寒/大家冻得浑身打颤”；更在诗歌里表达着对押运生活的认同和理解，“如果你问我/押运一趟有多远/我想我会说/经过四季就到了……”

军列向远方飞驰而去，李文斌将辛苦的押运生活，连同战友们的喜怒哀乐，一股脑地写进诗里。

一次，火车在编组站停车等待编组，路过的一些人好奇地向车厢里张望，李文斌和战友立即制止。

“我们押运的是国家重要物资，不能存在半点侥幸心理。”那一刻，李文斌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“守护祖国财产”这6个字的重量。渐渐地，他的诗歌里不再只是单纯的工作生活记录。

漫漫押运路，李文斌找到了一种

远方很远，路在脚下

■本报记者 程雪

踏实的存在感。“押运路途虽然辛苦，但随着火车不断前进，我们距离终点也越来越近。”李文斌说，“熬过了火车上的枯燥煎熬，每当看到目的地车站，内心升腾起的那种价值感，没什么能代替。”

内心有了坚定的方向，一步步坚持地走下去，远方就不再那么遥远。

在《诗与远方》最后一页，记者看到一行黄色大字：“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？”

想起李文斌的讲述，记者突然意识

到，对押运兵而言，一次次目的地明确的出发，让他们对“方向感”这个词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。在找准货物目的地的同时，他们也在不断寻找并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“人生的路究竟该往哪里走？年轻官兵在一次次押运任务中成长，也渐渐明白了再远再难的路，只要一步步坚持下去，总能抵达。”指导员徐磊说。

在中队的战备综合库，一排排携行包格外醒目。遇到任务，官兵们可以直接拎包上车。

在诗歌《前行》里，中队长黄子真直抒胸臆：“战士抬起扛枪的手臂/万家灯火在夜幕下闪烁/此刻眼角已有暖意/前进！前进！/愿所有的高山都平坦/所有的隧道都光明……”

远方很远，路在脚下。拿起背包，黄子真和战友们又将开始一次新的出征。

记者手记



押运兵的“诗与远方”

■本报记者 程雪 通讯员 刘粤商 刘敏强

特稿

清晨，某火车货运站。突如其来的哨音打破了黑夜的宁静。登上车厢，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一级上士胡福才被声音包围：打扫车厢的唰唰声，对讲机传来指导员徐磊的指挥声，关车厢门的“咣当”声……

这些声音，胡福才和战友们再熟悉不过。他们，是即将负责押运这批货物的押运兵。站在火车车厢旁边，他们像一台台架在火车上的摄像机，习惯性地四处打量。

半小时后，所有的携行物资准备到位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漫长的跋涉，物资的安全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。

从沿海繁华都市到西北浩瀚大漠，这位有着15年押运经验的老兵和战友们跋山涉水，一次次把国家特殊物资安全押运到目的地。

在中队官兵自己撰写的青春诗集《诗与远方》里，胡福才写道：“在纵横数千里的铁道上，我们来回奔波执行任务。如果将货物始发地与目的地连成一条线，那么押运兵就是这条线上永不停歇的光点。”

从此，小小的车厢里有了战士们的诗

等待天明

■二级上士 刘金磊

汽笛声又响起 城市的灯火渐远 没入塞外的寒夜 车厢中只剩昏暗的灯光 时光仿佛凝固 这漫长寒夜中的静默一刻 唯有呼啸的寒风是前进的证明 你看 车厢外 朝阳跃出远山 塞外的平原变成丘陵 铁皮上的薄霜渐融 风中已有了暖意

二级上士刘金磊第一次写诗，纯粹是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。

12年前新兵下队，刘金磊被分到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，成了一名押运兵。

没来部队时，刘金磊在电视剧里看到武警特种兵在比武竞赛中奋勇争先，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当兵，成为和电视剧里一样酷酷的军人。

来到中队后，刘金磊发现，电视剧里的帅气场面一个也没有。每天的生活，与自己的期待完全不同。

押运兵很少与外界接触，工作内容不那么威风，就连工作环境也算不上体面。“成天待在闷罐车里，单调、没劲。”刘金磊说。

工作第一天，刘金磊在日记中写道：这样乏味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！

让刘金磊更不理解的是，都21世纪了，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闷罐车运送物资：“不能用高铁吗？或者押运兵的环境不能稍微改善一下吗？”他无法想象，在高铁穿行大江南北的今天，押运兵的一趟任务依旧需要几天几夜。

同一时间，刘金磊的许多同年兵被分到了一线部队，大家抽空联系，分享各自生活，他羡慕极了。山里不痛快，刘金磊便蹲在角落给同年兵打电话，抱怨自己的枯燥生活。同年兵正在为未来的发展列出计划，他冲着话筒喊：“你是在跟我炫耀吧！”



铁路货运站（一隅） 五月，东北 雨后晚霞，映照货运站台 寒风刺骨 车厢中只剩昏暗的灯光 站在纵横交错的道轨旁 如履薄冰，我该踏上哪一条 道口砂砾边 一点淡绿，嫩芽上雨水晶莹 亲朋问候的声音 沁入寂寥心田 遥望芙蓉花开的方向 霞光满天，情深意长



图①：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战士与列车相伴。

图②：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原创诗集《诗与远方》内页。

图③：押运途中，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某中队官兵补给休整。

电话挂断，刘金磊的沮丧感更强了。迷茫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在流动哨位上一次次执勤，内容日复一日，“仿佛脚下是一条直直的路，你能一眼看到路的尽头”。

一天，老班长戎云鹏找到刘金磊：“以后你会明白，成为押运兵，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”

既来之则安之。在中队官兵写下的青春诗集《诗与远方》里发表作品，成了刘金磊押运之余打发寂寞时光的初衷。他记录自己的所见所思，也记录周围战友们的故事。

动荡的车厢中只剩昏暗的灯光，时光好像静止不动，只有耳边呼啸的寒风提醒着他们，火车在一直向前。“这漫长寒夜中的静默一刻/唯有呼啸的寒风是前进的证明……”刘金磊即兴写诗一首，没想到得到了战友们的表扬。

随后，刘金磊一发不可收，越写越多，生活的全貌在琐碎的记录里展开。他看到了单调、寂寞，看到了成长、开心，也渐渐懂得了老班长口中的“值得骄傲”是什么。

静下来之后，刘金磊没有那么焦虑浮躁了。当初“为什么不用高铁运货物”的疑问，也找到了答案：闷罐车隐蔽安全，车门一关外界无法判断里面装的是什么，闷罐车没有电，对货物的安全运输没有影响。而且，货物装卸是在铁路货场完成的，高铁列车一般不进铁路货场。押运路漫长重复，但官兵们记录下

来的，却是每个人鲜活的感觉。一首首诗、一张张照片跃然纸上。从此，小小的车厢里有了战士们的诗，诗里承载着他们的青春、梦想与远方。

车厢里，不再只有艰苦和寂寞

一缕阳光

■中士 江祖觉

我站在车厢门口 望向格子状防护网外 割裂的世界 不断晃过 车厢门之间的缝隙有10厘米 一缕阳光 透过缝隙照在我的脸上 极目远眺 青山绿水 白云蓝天 条条铁轨呼啸蜿蜒

今年，是中士江祖觉当押运兵第8年。看着阳光从车厢门缝隙洒落，光的影子随着动荡的车厢不断晃动，江祖觉即兴写下自己所见：“割裂的世界，不断晃过。” 大大小小的诗歌，记录了江祖觉情

感的波澜，也描述出了押运兵的生活环境。它们大多是小片段，凝结着押运兵们的思绪。翻开这本诗集，就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糖果库，每次剥开一片糖纸，都能看见一名押运兵的内心世界。

白天，为了车内与车外的空气流通，江祖觉和战友们会在车门之间留出缝隙。为了保证物资安全，缝隙不能过大，于是便有了“10厘米缝隙”的最优解。同时，这道缝隙前必须留有一名战士携枪值守。

阳光，是押运兵的稀缺资源。面向车外，站立。透过10厘米的缝隙，江祖觉闭上双眼，感受那一缕阳光照射在脸上的感觉，“没有比这一刻更舒服了”。

到了晚上，为了保证安全，车厢必须完全封闭。漆黑狭小的空间里，战士们偶尔用手机筒充当光源，车厢里没办法充电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都是在车厢里摸黑生活。

与黑暗一同而来的，还有封闭狭小带来的闷热。除去物资占用的空间，大家在闷罐车的活动空间只有3平方米左右。车厢内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也没有床铺。这3平方米的空间，容纳了官兵们的睡眠、饮食和每天日常的训练。

如果赶上夏天，车厢内温度能达到50多摄氏度。铁皮吸热快，没过一会儿，车厢里就又闷又热。“衣服常常能拧出水来，我们上车时能带的水有限，洗澡是不可能的事，如果实在受不了，只能用毛巾沾点水简单擦拭。”上等兵樊

明雨说。

押运途中，大家最担心的是生病。一旦生病，行车途中不方便停车就医。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硬扛到下一个临时编组停靠点。

一次，行进途中，江祖觉站在车厢门口警戒，突然腹部一阵疼痛，浑身颤抖。坚持了一天一夜，等到押运的物资安全抵达，江祖觉才被送去就医，所幸没有危险。

时间久了，艰苦的日子多了，官兵们便习以为常。渐渐地，他们摸索出了一项辨别车厢外天气环境的本领：如果被褥子很快变得潮乎乎的，身上容易长痱子，那一定是到了南方；如果夜里蚊子突然变多，即使把花露水抹遍全身也不起作用，那一定是火车即将在乡村停靠编组；如果火车皮变得干燥，一不小心就会割破手指，那就一定是在驶向北方了……

一天晚上，站了一班夜哨，疲惫的中士曾海港半靠车厢，窝在角落里打盹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歌声在耳畔响起，曾海港睁开眼，看见一个简单的“生日蛋糕”：战友们在面包上插了两根纸卷“蜡烛”，祝自己生日快乐。

“海港，一起唱首歌吧。”

“好！” “放心吧祖国，放心吧亲人，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……”在颠簸的闷罐车里，这群年轻押运兵感受到的，不再只有艰苦和寂寞。

生命片段里，多了一份家国牵系

思念

■一级上士 王春雨

火车开过我的家乡 山的那边 有亲人的目光 仿佛他们能隔着山 与我遥遥相望 火车离山渐渐远去 开向远方 远方有多远 牵挂就有多长

一级上士王春雨喜欢站在车门旁，眺望远方的山峰，看着群山走近又远去。有时，他会牵挂家中的妻子，想知道他们此刻在干什么。

心中拥有思念，笔下也流淌出温情。于是，诗集里便有了这首《思念》。

在中队记录每名押运兵行驶里程的“账单”上，王春雨名列前茅。

从新兵下队开始，王春雨就扎根在中队，如今累计里程已经将近50万公里。赤道周长是4万余公里，王春雨在铁道上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绕赤道13周。

一份“账单”，一次分离。那天，临上火车的前一刻，王春雨接到了妻子电话：“我最近肚子一阵阵疼，医生说预产期要提前了。”王春雨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任务一旦开始，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单就不能更换。

“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”善解人意的妻子了解王春雨的苦衷，不断安抚着他的情绪。

更多时候，思念会在节日来临时变得更加浓烈。

一次中秋节前夕，随着密闭的车厢颠簸几天几夜后，王春雨途经自己的家乡。停站时，看着熟悉的景色，他的心揪着难受。“如果这时候在家里该有多好。”他想。

王春雨和战友们不断寻找着“爱大家”和“爱小家”之间的平衡点。事实证明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他们还是找不到什么好办法，只能寄托在回家的时候，多帮家人分担一些家务。

火车像个巨兽，不停地朝前跑，押运兵也跟着连轴转。说起与火车同频共振的日子，指导员徐磊向记者细数着押运途中的记忆碎片。

他们面对过各种问题。一次火车临时停靠编组，一名醉汉在铁道边徘徊，企图接近车厢。“押运兵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不能有一丝马虎。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，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。”徐磊说。

时间长了，车厢里冰冷的铁板，火车撞击铁轨的“咣当咣当”声，甚至从车厢缝隙漏进来的阳光，都成了押运兵的一部分，也见证着他们的成长蜕变。

“我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穿上军装，或者授了衔就是军人了。现在看，是一次次押运任务，让我一步步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。”上等兵杨康写道。

一次次押运任务，也让王春雨明白了当押运兵的使命所在：“我们的生命片段里，多了一份家国牵系。”

任务结束，已是午夜。走出火车货运站，路边的灯光和整座城市一起暗下来。等哨音再次划破夜空，汽笛声从远到近再次出现，新的任务和远方将和火车一起驶来。